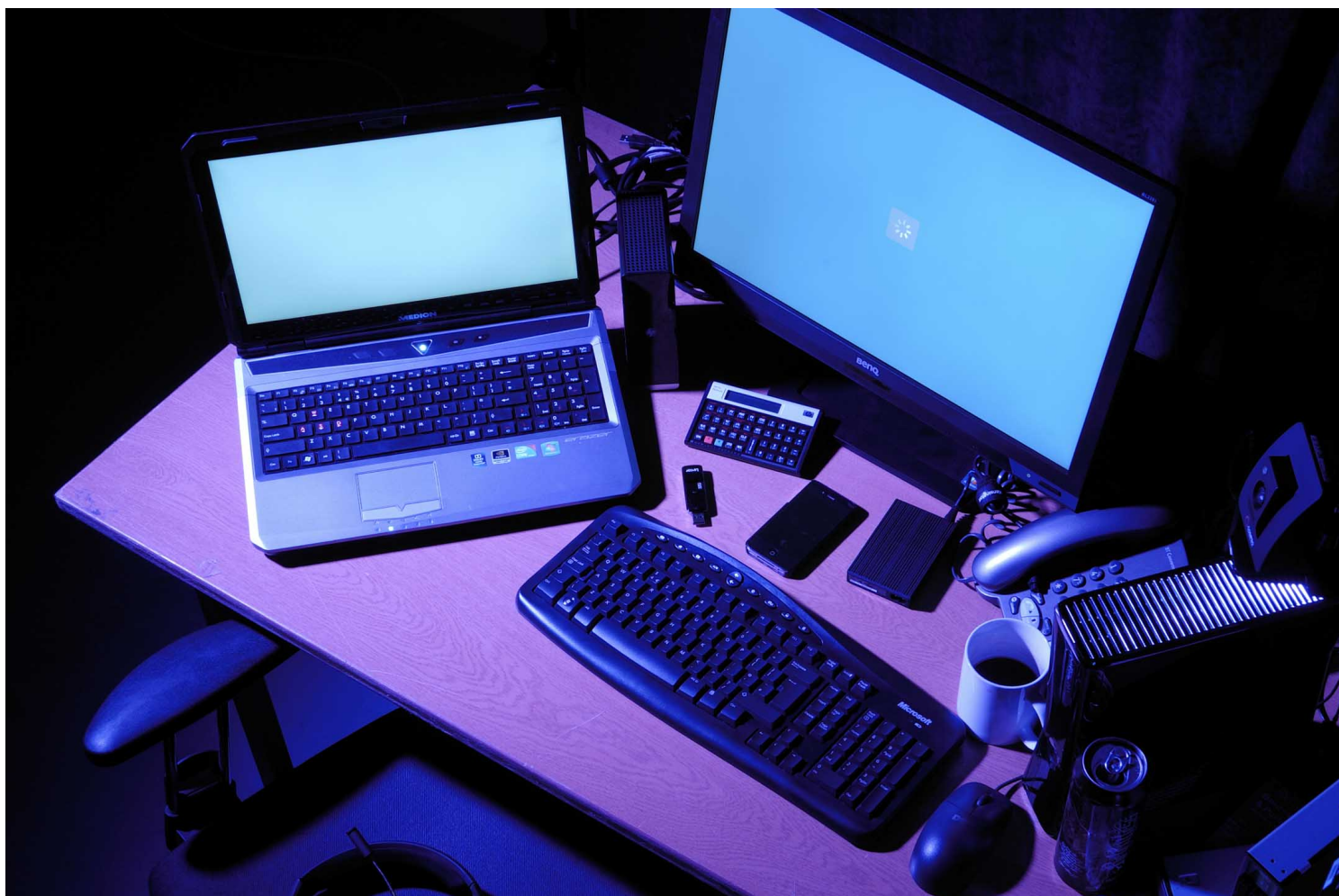


愛慾錄 深度

一個同人文作者的意難平：迷茫的人如何編織愛、回憶愛？ | 愛慾錄

這些女孩描繪了自己對愛情的想象與願景，也寫出很多激烈和充滿波折的橋段，來傾吐在現實生活中找不到出口訴說的委屈，和痛苦。



房間中的寫作枱與筆記本電腦。攝：Gavin Roberts/PC Plus Magazine via Getty Images

特約撰稿人 Jen | 2023-06-11

同人創作 愛慾錄

這不是一個關於「愛」的詞，它是一個關於「慾」的詞。

J君再次打開自己的Lofter主頁，是在她鎖文三年後。

五年前，她看了一部名叫《非自然死亡》的大火日劇，愛上了故事中的男女主角，認為他們在一起很搭，於是自顧自地寫起以主角二人為CP的小說來，發在中文博客Lofter上。那時，她更新小說隨日劇同步，劇集完結後，有源源不斷的新觀眾像她一樣愛上了男女主CP，在往後多年，她的博客也都有讀者來造訪閱讀。

「CP」與「同人文」在中文網絡世界已不是生僻詞彙。最早它們發源於日本動漫與小說遊戲圈，作品粉絲將作品中的角色自行配對，賦予戀愛關係，完全沒有交集的人物也可以組成CP，同人則指粉絲非商業性的自我創作。現在這些概念在全世界都已突破了地域和作品媒介的限制，從歷史人物到虛擬形象，只要有人覺得配，萬物皆可成CP。海內外有不少這樣的知名同人作品集散網站，中國大陸有晉江和Lofter，海外有AO3、Pixiv、Tumblr。這些一度是同人CP愛好者小圈子內部自娛自樂，「圈地自萌」的亞文化，隨着許多同人作品火爆出圈、甚至被搬上大銀幕，同人作品也成為了主流文化中一個更具有創造力和延展性的分支，最典型的當屬現象級色情電影《五十度灰》（Fifty Shades of Grey）的走紅，它們的故事原是《暮光之城》（Twilight Saga）系列的同人小說作品。

J君小學時追歐美明星，初中看日漫，高中大學接觸到更廣泛的文化媒介，早已試水過同人創作。由於日劇觀眾基數在中文世界較小，中文同人作品讀者有限，同人創作往往產量不高，大火的劇集和CP也不例外。J君所寫的「法醫組/堂澄」CP，已是《非自然死亡》的幾個衍生配對裏最火的，劇集在中文網絡熱度最高的時候是2018年初，同J君一樣在寫同人文的作者也有幾個。

長篇短篇加起來，J君為法醫組寫了30萬字的小說。她筆下的法醫組的愛情故事，有的繼續植根於日劇原作的世界中，有的被放置在她理想中的世界，兩個人物除了名字和標誌性的性格特徵之外，職業與人生經歷都被她改寫，在劇情上可以有更廣闊的發展空間。因為行文流暢，產量高，更新規律，J君一度是簡中世界最火的法醫組寫手。儘管日劇CP少有火爆到世界級大IP的水平，在她還為法醫組產出的半年裏，這個粉絲少但熱情與忠實度都很高的小圈子裏，幾乎所有粉絲都讀過她的作品。在她鎖上自己大部分文章以前，Lofter的「法醫組」與「堂澄」標籤下，熱度最高的文章幾乎都是她的，為方便讀者找文製作的目錄，一度也是標籤上最火的博客文章。

為什麼會寫這麼多法醫組同人？J君的靈感源頭其實是大三學年的單戀經歷，喜歡的男孩B拒絕了她的表白，在那之後他們一直保持着友誼，而J君對他的單戀也一直未能徹底切斷。B在她的生活中消失了大半年後，《非自然死亡》播出了。她追着劇，一邊看一邊覺得男女主各自貌美又頭腦清晰，人生雖各有波折，但都是站到最後的強者，簡直天作之合，不談戀愛太可惜了。於是《非自然死亡》成為了J君走出一段單戀的鑰匙：那些她想要的愛情，如果她不能擁有，便可以讓筆下的人物擁有。在創作的世界裏，遺憾可以被省略，人物的命運落在心懷仁慈的作者手中，可以如Jane Austen所說過的那樣：「我的人物會在歷經一點波折後，擁有他們所求的一切。/ My characters shall have, after a little trouble, all that they



日劇《非自然死亡》劇照。網上圖片

井噴的創作欲被點燃，往往是天時地利人和湊齊了：靈感、時間、合適的人物作為依託，缺一樣，小說就寫不成。而同人創作的方便之處在於，原作的人物已經有了一張張可以被賦予故事的臉，也有了一套既成的性格體系，這是同人作者在創作時的重要座標，省去了極大一部分需要作者費心構建的基礎設定。只要有文字躍進腦海，有情節有故事，藉助人物的性格管道，將某些台詞附上合適的語氣或轉換表達，情節便開始發生、延展，最後編織成段落和篇章。法醫組的兩個人物在J君的眼中可以順着人物性格有自然的發展，石原聰美和井浦新又都是好演員，兩個人物的互動情景很容易在腦海中形成。倘若是兩個演技很差的明星，臉上沒有被賦予故事的空間，恐怕創作就不會開始。換言之，一切都已就緒，想要寫就愛情理想的旨意滾滾向前，需要做的只剩下敲打鍵盤。

如果問君，她是不是在那些人物的身上看到了自己，J君會否認，因為角色的不平凡之處總是被作品放大，他們總是在堅定地對抗命運，而她看到的自己有更多軟弱和平凡。也並不是J君喜歡的B和她同人創作裏的男主角性格類似，事實上B性情溫柔，但她同人作品的男主人公言語粗魯，脾氣暴躁。她只是把想象中的愛情被放置在她喜歡的角色上，替她實現未竟的愛情理想，讓角色說完她沒有機會在現實裏對愛人說出的一切。

J君發出自己的文，吸引到了很多讀者。有人後來組建了法醫組同好群，J君也在裏面活躍過一段時間。第一部小說連載完成，她的創作欲還沒有被滿足，於是迫不及待地開啓了下一程，這次換了設定，將角色的法醫身份改成了心理醫生和調香師，全心寫她理想中的愛情面貌。自己的創作卡住的時候也有，J君這時就去看看原作，從紮實的劇本里重新獲得靈感，再繼續創作。富有激情的創作時間其實很短，林林總總30萬字幾乎都在短短四個月內寫就，大學畢業前的一個月她基本停筆了。高峰期過後，J君再沒有發表過任何法醫組或其他CP的同人作品。

緩衝期

隨着創作欲一點點被降低，希望有人喜歡閱讀的虛榮心也被滿足後，J君退出了法醫組同好群聊，逐漸淡出Lofter。同時期的法醫組寫手隨着劇集熱度減退，慢慢也淡出了這個CP圈，不斷出現的只有剛看過劇、想來同人文社區找找「老糧」（指較長一段時間以前產出的同人創作）的讀者。只要輸入法醫組標籤，順着熱門分類找到文章和作者，就能進一步找到作者們的法醫組合集，J君因此在很長一段時間內都在法醫組圈子裏保持着熱度。大學畢業之後她去了歐洲，偶爾在Lofter上更新一下自己的生活，但不怎麼再看同人，也不再尋找類似的圈子衝浪了。

事實上，J君並不認為自己算是一個同人圈中的活躍分子。她只是剛好有話說，剛好看到別的CP很搭，剛好需要一個寫作練習，而同人創作提供了這樣的管道。她並沒有什麼每日都要做點創作的需要，也沒有持續的靈感和動力。最重要的是，她不會看到一對似乎很配的人物就會激動得直接磕起CP來——別人很配跟我有什麼關係呢？

與此同時，J君遇到了新的男性V，並和對方保持了相當一段時間的親密關係。雖然對方明確沒有想要談戀愛的意思，也不承認他們在dating，但通過這段關係，J君切身經歷了和一個男性交往的過程，深刻地體會了親密帶來的愉快和不悅。對方迷戀和她的肉體關係，但在平日對她滿不在乎，在J君提出需要和意見的時候用低劣的話術躲避甚至指責她，而他的需求和態度則必須被滿足與迎合。

兩人在一場旅行結束後不歡而散，J君筋疲力盡地回國，第二天在家中醒來，她想起了B。B曾在拒絕了J君的示好後，繼續以友善和關切的態度與她相處，甚至在一切時候會格外關照她，從不利用她的好感為自己謀取什麼，讓他們的友誼在一個健康積極的狀態中得以延續。她感到被尊重。聯繫到現在的不幸遭遇，J君覺得一切都很滑稽，明明B都消失這麼久了，她還要追到那麼久遠的過去，從裏面榨取出一些溫暖，讓受到不良對待的自己緩和過來。

也許就是因為所愛之人是善良的人，J君才會寫出那麼多那麼多作品。但J君沒有去重讀曾經的法醫組創作。因為V的渣而想起B的好，這令她驚慌和警覺。她本以為自己寫完同人便是做了了結，不再沉溺於過去了，

但會自發想起來說明還是沒有忘乾淨，這時去重溫只會讓遺憾更緊地纏住自己。她也不想提筆為V寫下任何，因為冷靜了沒多久，J君便感到V已經從她的精神世界裏走遠了。也許是受傷太重到了厭惡對方的程度，所以無所留戀，自然也就沒有什麼想要傾泄的感情。

那時，J君已停筆一年半，只是偶爾在Lofter上發現生活記錄。但因為法醫組，J君也結識了一些同好，並在自己停止創作之後的時間裏還保持聯繫。閒聊時，J君發現幾乎所有作者都是女生，在其他圈子也如此，她尚未在同人文創作者中結識到男性。



房間中一名女子坐在床上。攝：Hannah Peters/Getty Images

CP背後的那些現實情感

這些女孩子在寫作的時候，都描繪了自己對愛情關係的想象與願景，也寫出很多激烈和充滿波折的橋段，來傾吐在現實生活中找不到出口訴說的委屈，甚至是痛苦。她們創作的動機都很單純，往往覺得一個CP很配就具備了開始的全部原因，但在之後的創作時間線上，她們會不自覺地流露出她們對愛情的理解，也在寫作裏揭示一部分自己生活的軌跡，比如不少作者有歐美留學工作的經驗，故事的情節充滿了在那裏生活過的人才會注意到的細節；寫校園設定的則往往都是學生；特別的職場設定，比如律政與醫療背景，往往

且因為一些影視作品的啟發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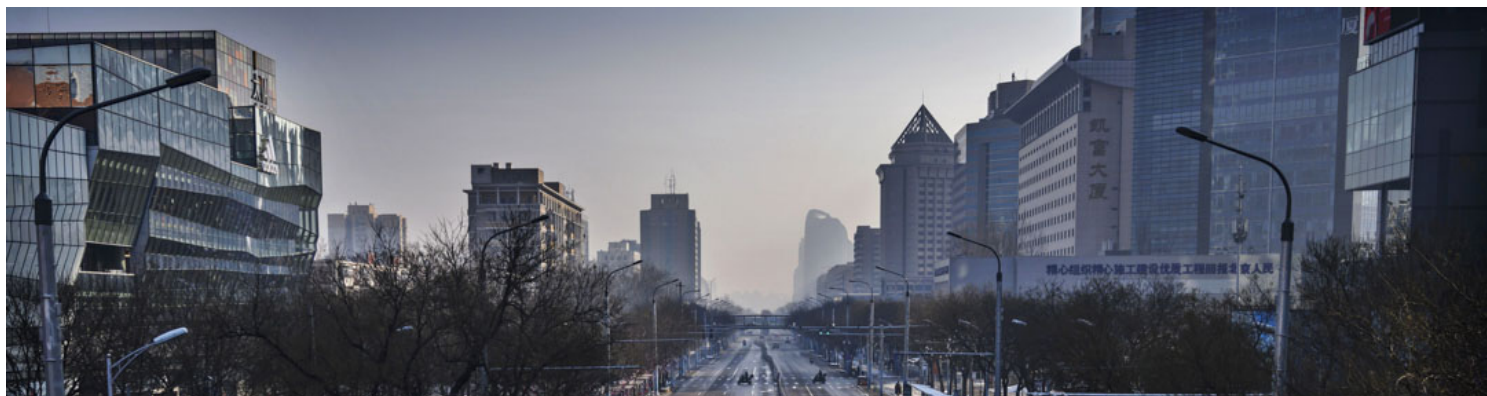
還有的作者在寫作的同時，像J君一樣，會分享一些生活碎片，在哪裏遊歷、今天吃了什麼、寵物今天更加可愛了、啃完了哪一本書。這些很多人都會擁有的細小日常給J君一種熟悉的感覺。聯繫到她們所寫的同人故事，她感覺這些女孩子都活生生的，即便素未謀面，但她們的生活氣息逸散在她們寫下的全部文字裏，人與作品的氣質合二為一。

J君也發現，作者們下筆的動機、時間，以及對所寫CP的執念各不相同。有的作者只是一時激情創作，過段時間就冷下來，文沒寫完也不會完成了。也有很多人並沒有像J君這樣，具體地將某段關係投射在文字裏。還有一些人基於對文學創作的熱愛，以同人創作試水，最終目的是寫出原創作品。同人畫手似乎也是如此，雖然創作的方式不同，但她們在同人創作的世界裏，以自己舒服的方式，滿足創作欲以及其他感性的需求。

2019年，大陸的「清朗行動」（編注：中國國家互聯網信息辦公室牽頭、打擊互聯網傳播違法信息等的行動）力度加大，Lofter陸續歷經了幾輪來自網絡內容監督機構的審查，創作限制增多，許多公開發表已久的文章也被網站封鎖。一旦修改過去發表的作品，更會直接觸發審核機制，無論是重新編輯還是發表新內容都舉步維艱。即便內容既沒有色情又沒有暴力，只要找不到是哪個關鍵詞觸了審核雷區，就意味着整篇文章都無法發表。

J君的諸多舊作也未能逃過，即便她已經將可能會觸發封鎖的章節從Lofter裏拿掉，增添了站外鏈接，依然有源源不斷的讀者來私信求文，觸礁的篇章也因為一次次收緊的審核而不斷增多。外鏈不便、審核瘋狂，還有一些讀者討要某些章節時態度很不禮貌，內外夾擊讓J君不堪其擾。

緊接着來到2020年年初，大陸被新冠病毒衝擊，J君被鎖在家裏，感覺自己的生活在一成不變的日常裏被死死壓抑着。她發現自己結識不到新的人，沒有工作，沒有什麼可觀的前景。只有大段大段的過去纏着她，連同一成不變的生活環境將她困住。她恐懼沒有未來也沒有希望的生活，急切地想要改變些什麼。在2020年全球疫情爆發得最嚴重的時候，帶着想要和過去與現在的生活做個了斷的心情，J君決定回到歐洲唸書。





2020年2月9日，北京一條幾乎空無一人的街道。攝：Kevin Frayer/Getty Images

臨出國前，她最後一次登陸Lofter，將所有的文章、連同她的全部日常記錄和寫給讀者的說明，都改為「僅自己可見」，只留下一篇短篇。那篇作品有很多人表示有共鳴，甚至有不關注同人的劇粉也讀過，是法醫組標籤下熱度最高的文章，也是J君最廣為人知的作品。

留下它，除了人氣的原因，還因為故事的情節是現實中發生在她和B之間的。而她寫下這故事，也是某天晚上喝了酒之後，很久沒有想起來B，突然佔據了她的整個腦海。她捨不得。如果J君作為一個不真實的作者消失，這並沒有什麼可惜，但她生命歷程裏真實的、主宰她寫下那些字符的愛與心願，如果在這世上的最後一點痕跡都留不下，那就太殘忍了。她於心不忍，還是想要有留有一處可以紀念，有人理解。

筆也許不是自己扔掉的

出國前，J君約過一個男性朋友Y，兩個人一夜情後，J君發現自己對對方產生了好感。只是她都要走了，兩人看似也沒什麼可能會交叉的未來，於是她沒有表達什麼就離開了，心想反正未來她會遇到其他人。而後她和Y偶爾閒聊，兩人在諸多問題上意見相左，吵架次數多了，上升到了對彼此的厭惡上，J君被Y刪除好友，她為此難過了很久，還不斷在對方公開的社交網絡上窺視他的近況。不到一年後，她和Y的共同朋友告訴她，Y和他心儀多年的女孩在一起了。

J君從來不知道Y還有一個心儀多年的對象，這個消息確實給了她不小的震驚和難過。她捫心自問是否真的了解這個人，哪怕她盡其所能去了解他，並在他們相處的那段不太長的時間裏試圖多交流，但她終究看不到對方的心裏究竟藏了什麼。她試圖梳理為什麼自己會對一個一夜情對象產生過多的遐想和渴望，繼而發現有一個奇怪的圈她好像永遠轉不出去：她總是看不見站在她對面的男人，而更多地在他們身上，看到自己。

一年後，J君才慢慢走出Y的影子。回想她為了堅定離開過去的環境而不去表露心跡的決定，J君甚至有點恨

Y，對方不僅沒有如她所願地早日從她心中離開，還再後來的很長一段時間裏都困住了她。

和過去不同的是，她從未想過把她對Y的憧憬與愛寫下來，連這樣的衝動都沒有。同時她發現自己很難對別人的愛情感興趣了，對CP沒有嚮往也沒有厭惡，是完全沒有感覺。懷着冷淡，難以編織出太好讀的作品，要麼是她筆力不夠，要麼是這種無望的單戀本身就是一種自欺欺人的笑話，她有點鄙視這種毫無希望、但又在無望裏不斷掙扎的狀態，這不是值得寫下的故事。



北京街上一雙觀看手機的情侶。攝：Kevin Frayer/Getty Images

與B的關係裏，她得到了善待，她有好的感覺，她寫下希望。與V的關係裏，她得到了教訓，沒有任何感覺留下，她不再回頭。與Y的關係裏，她被唸了緊箍咒，自己無法解咒，流下的淚也像生理疼痛引發的哭泣一般，缺乏真正動人的感情，那更加無法寫出好的作品，連編制出美好願景的一根稻草都找不到。

筆也許不是自己扔掉的。她真正缺乏的，是一個可以憧憬愛情的對象。她無法寫渣男，她會控訴，會勾起人的憤怒，會收集潦草的謾罵。她也無法寫一些無心之過或咎由自取的傷害，自我折磨會令人不忍卒睹，不會讓她變成更好的作者。同人CP作為憧憬的載體也不再對她閃光了，彷彿她不再期待的，是愛情關係本身。

J君開始懷疑。她為了出走去獲得的自由，其實是她內心深處從未得到過的東西。在故事的最開始，她開始寫作，是為了忘記B，由於害怕活在一個指望不上的人的影子裏，她花了以年為單位的時間忘記了對方。她害怕一成不變的生活，害怕壓抑，害怕不能自由，但離開了故土她還是頻頻回頭。

用Y折磨自己的日子裏，她和身邊的朋友在歐洲四處遊歷，也沒有遇到任何走入她心裏的人；但究竟是沒有遇到對的人，還是她不允許人走進心裏，J君始終得不出結論。在能自己掌控的時間裏，和她聊天最多的人還是微信的使用者們，他們在這個世界上的各個角落關心着她，只是都不在她身邊。愛火也不是沒有燃燒過，但總是燃燒一瞬，立刻就被澆熄了。

愛情是人生的一部分，也可能是人生觀的一個縮影。儘管她意識到，她可以活得更自我一些，但而後人生要怎麼進行，J君很茫然。她生活也並未如她所願有好的進展，艱難撐過畢業後，她試圖在當地找工作，但屢屢碰壁。家裏人看她掙扎，催促她要繼續努力紮下根，但她就是找不到出路，也找不到投簡歷的手感。逐漸開始有人勸她回國看一看，現在旅行政策放寬了，可以回去休息一下再出來。出走盡三年的時間，她沒有在外生根，也沒有留住任何她牽掛的。

在這段努力追求但一無所獲的時間裏，她不再寫同人文，也不讀別人的作品，從前還會偶爾重溫一下的小說她也不再找來看。她盡最大的可能活在當下，不去回頭，但她依然有所留戀。

她再一次登錄上Lofter。三年過後，她對這裏感到陌生，摸索了一會兒才找到看私信和通知的入口。因為站內只顯示三個月內的消息，更早的評論、求文私信、喜歡和推薦她都看不見了，但能看的更新和消息還是多到翻不完。她發現自己已經成了法醫組傳說中的「太太」（同人創作者），還留下的那篇文一直都有新的評論、喜歡和推薦，被隱藏起來的作品活在更老一群讀者的交口相傳裏，有沒讀過的新讀者來私信求文，讀過又想來重溫的人還會發博詢問。

J君找到當年結識的法醫組同好朋友，聊起她消失不在的這段日子。朋友並沒有像J君一樣徹底退出Lofter，於是收到了好多試圖找到J君的讀者們的私信，很多人問：「J君還回來嗎？」，朋友回答：「J君想留的都放在首頁了，有的沒看到的，可能只有隨緣了。」

J君去看了看舊友們的博客，很多人跳到別的CP圈子繼續創作了，也有的人像她一樣離開了，博客的最新一篇文章也是幾年前。法醫組的標籤頁上並沒有很多更新，這個圈子幾乎完全冷掉了。

她重讀了自己寫下的全部法醫組小說。有的作者多年之後回看自己的作品，會感到羞恥，批評過去的自己寫得不好，甚至做出很大改動，但J君看到的不是僅僅是文章，而是那個年紀的自己。那些文字已浮不起B的臉，也許從一開始她就只是在寫她自己，一切都和別人無關。她轉而研究起自己的寫作來，發現自己模仿其他作者寫法是東施效顰，一眼就會被識破，而那些發乎於心的、全然屬於自己願與唸的文字，反而是

最好的。偶爾有些靈光乍現的句子，很有道理也有啟發，在她閱讀的過程中，像羽毛一樣，輕輕刷過她的心底。



北京一雙正在拍攝婚紗照的情侶。攝：Kevin Frayer/Getty Images

她感到現在的自己比那時的自己更有經驗，也更自信了，那時的迷惑而今看來都挺可愛。過去的J君沒有印象中那麼不起眼，儘管寫下這些作品時，因為在現實生活中得不到注視，她總是很悲傷，但她也在某些時刻，有着意想不到的輕盈與自如，對未來懷抱希望。像一個普通讀者那樣，她可以理解 and 感受那時的J君和她的故事，也感激這些珍貴點滴的存續。

她打開草稿箱，裏面有不知道是哪一年嘗試重新動筆寫的法醫組，只留下最終未成段的幾句：「人會對自己想要的事太執着，緊緊抓住不放。但實現的往往只是頭腦中瞬間的火花，那些被攥得太緊的總是會溜走。許願想要實現，就要許得很輕。」她想，過去的自己 and 現在的自己別無二致的，也許就是懂得這句話的真義，但從未用行動做出什麼改變。那些她太想要的人 or 生活，無論過了多少年，還是在她不能放鬆的拳頭裏，一點點溜走，離她遠去。

她發了新的博客，沒有分享現在的生活如何，也沒有說這幾年都做了什麼。她只是告訴大家，過去的文章不會再發了，曾經與眾多讀者分享過一段未成的愛情人生，是幸運的，但不必再將過去翻來示人了。留下

分享的是永遠值得珍藏的回憶，生活本身給的故事，就是最好的故事。

她本以為會有人來罵或鬧着求文，說些諸如「我們等你等了這麼久，怎麼你回來就說這種辜負我們的話」之類的。但令她驚訝和感動的是，讀者心存好多柔軟和善良，一些熟悉和陌生的名字紛紛出現，開心地迎接她，感謝她曾經的創作，並祝她現在的人生一切都好。